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六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

神道碑

賀忠愍公神道碑應制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集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

上祖國類稿卷之四十一

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目夫

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等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允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所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

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天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方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

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某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某年終是官泰定某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禁年月日歸葬鄠縣之
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祔子曰惟
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
次適某官樂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
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
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
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
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

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
於今爲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
言之故且曰今 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
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
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
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
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
旨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
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

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
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
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
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
體 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
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
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創
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

是故 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出
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
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 天子之職
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
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
矣以 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
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 朝廷知之廷臣固將
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
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

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
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
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
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
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替決之功也
及以出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
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
愛其身弗爲國家去靈乎會其家人受富人賂變
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
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拜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
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
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
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

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

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入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遺帝念在茲旣言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

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
乃睠朔都歸爾是職于盧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滂
日閒弗驚工師執藝晉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
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
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
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
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挾其器
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
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襪榮以加

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
忠公志其仲公妥其所存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
食 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楊襄愍公神道碑應制

泰定改元 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搆
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某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
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旣拜 命乃泣而言曰惟先

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
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
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
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

道同類字

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
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
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
稍牽制之而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
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
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
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
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
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計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

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員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速問時宰匿與聖近侍家
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
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
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

念者帖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傅在

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

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

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

顧二人垂之曰汝等嘗得脩風憲故爲是大疏事邪
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
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
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
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
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

是時帖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談猶熾聞者失色
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
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帖木迭兒之子相
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
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
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

與並倫而一帖不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叙次以空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河

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齧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間

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止藩

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

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爲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

其即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

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撫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與不問公劾而狀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俱億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

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延闕失，百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

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五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

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心合於義
正言無所拘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平古大臣之風
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
開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
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忝以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成闡其幾不驩以呻投熾
膠箱竊秉大鈞 天子曰嘻誠有虢獒彼爲無忌我

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向孝押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
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
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
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
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
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
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張忠獻公神道碑應制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勲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

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藏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
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
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
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
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
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
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
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
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
賊誅死而宮闔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
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
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
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
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
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
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

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編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五

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速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勳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三年

裕皇即出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官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

所屬人心之所系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
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
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岳后爲

皇太后即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
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

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
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
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
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
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
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
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
技而樂於趨事蓋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

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
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
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抗朕素念之
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
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涖官也夙
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
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
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繁豐水陸之珍
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

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
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
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他人臣有汗馬之勞
閔閱之積旣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
父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
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
許旣歸不忘其初

裕宗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以爲

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六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

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
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
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魯
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大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
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
太夫人子二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
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

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

與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
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奎章閣都
主管工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
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
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
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坐四邑鄉坐隘故遷公

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
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
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第壽考而其
子年在髫鬣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父子
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方未艾
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記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春官衆賢彙興肅肅以朝雖雖
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
春官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
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道迎寶藏
王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
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茲羣疑旣亡官壺亦固不軌
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德音安安
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

造于 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
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諫歌以燕嘉
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
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
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丸丸垂三十年有子孔
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
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
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云西
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賈忠隱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
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
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 內廷則執其事
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
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
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
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禕字堅重
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

輿謁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

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之攻蜀合州戰有功

遼國遺事卷之十一

十五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平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

忽亦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哥之役獻
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爲亂擊定之
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
置宣徽院僉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
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
母之女也閑習國禮

武宗皇帝皇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
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

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
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
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廵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
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
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
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
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
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奪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

言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
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
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撓理直言其氣
不懾廷中美之間嘗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
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
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
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
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蒞餼燕享之
節賜賚之數尊卑踈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級則
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
聞故嘗侍 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 朝廷有
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它
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 上弗
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
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
所服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

戶陞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
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
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言禿堅里
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
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
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
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

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
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
人之謚尤異與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
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
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
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 上
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
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

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全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

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

盛乎臣集謹奉 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
四面而至有智有畧燕有奇士衰然來朝造膝晤言
諮詢孔周屬之盱眙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
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與公
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
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

忍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
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
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衙哀茹血越歷歲時始克申
其情事 天子憫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
八都傳 勅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
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
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

忠亡茲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
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旣貴旣蕃恩舊之故
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高莊僖公神道碑應制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
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
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

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
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
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
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
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
曰近有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
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

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
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
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
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敦官衛王顧兩
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
密院副使張易以兵來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
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
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 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未察其僞也公默計 太子必

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迂
太子畧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
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
太子果來完澤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
之曰 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
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
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
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

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
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
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
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
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
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
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
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
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官府舊僚咸見
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
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
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為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
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為氏狀公世家歲

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之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

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皆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元魯台次即公也公諱觸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資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為

裕宗擇官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官府門衛
之禁而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驥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
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 德意厥
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傅撒里蠻太子
贊善王恂以

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之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
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
段楨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
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
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
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
中外矣二十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
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三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魯國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

夫人又贈公祖母彞白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三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官贊六官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

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之女亦卒又娶季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 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日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

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
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

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
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等焉葛夫人貞
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
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

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者壽乃睠聖子繼明聖天雖雖
在宮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旣試旣庸以遺
宮卽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頡頏
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京國界居庸巍巍
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官城是使腹
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
病臨中原旁極南際曠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

速禍自躬西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
時相狡主耳目素脩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
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
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宮弗貽主憂
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
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
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
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
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
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

